

## 漢奸必滅與反共必勝 侵略必敗與抗俄必成<sup>8</sup>

總裁在「爲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的指示裡，已經告訴我們「在世界歷史上，侵略主義者愈是強大，愈易失敗。在中國歷史上，漢奸傀儡是必亡的，極權暴政是必亡的。」我們可以深信，只要自由國家民主陣營之間，對共產國際，還保留着一份警覺，能同我們互相合作，那我們的民族精神始終是磨而不磷，再接再厲，愈挫愈強的。我們中華民族的國民革命對侵略與漢奸的作戰，是從來不知道屈服的，亦沒有不得到最後勝利的道理，這是歷史昭示我們的事實。

我們先要認清朱毛傀儡的必亡，和反共戰爭必勝的所在。這個傀儡，到了今天，因爲由於大陸同胞的被迫害、被飢餓、被屠殺、已經到了再不反抗就只有自殺的覺悟，每一個人的心底裡，都已種下了這復仇自救的種子，只等待着我們國民革命的陽光去照臨，就隨時都將萌芽開花。並由於朱毛傀儡澈底的出賣國家，忍心的扼殺民命，無條件的投降俄帝，就必然更要加速我們民族靈魂的自覺，激起民族普遍的怨憤，爆發民族正義的火花。更是由於民衆對以往我們政府三民主義仁政的懷念，以及對共匪共產集團罪行的憎恨，只要我們能及時反攻，他們就必然會如響斯應，揭竿亡秦。而且在朱毛奸匪竊據下的中國大陸的農村和城市原有的經濟生活，由於奸匪不斷的發動「土改」「民改」「三反」「五反」和捐獻機砲等運動，已經澈底破產，澈底枯渴，今後還要如此繼續地苛索不已，要他長此擔負大量匪軍替俄共打侵略先鋒戰的給養和裝備，那就只有殺雞取卵，決無持久的可能。因此，我們應該明瞭今日朱毛奸匪的傀儡政權，除了他賣身投靠，依附俄帝之外，其在大陸上的政治，是完全建築在他欺詐、粉飾、荒謬、詭詐的虛偽宣傳上，是毫無內容，更無基礎的海市蜃樓。而其兵力乃

---

<sup>8</sup> 本文刊登于〈戰鬥明天〉第一卷，第二期，6-9頁，1952。

是建築在社會沒落和經濟破產的上面，只要他經濟這樣長期破產下去，那就是他軍事崩潰的開始。如果我們國軍一旦反攻，他的軍事一經挫敗，那不僅他虛偽的宣傳就要破產，而其傀儡政權，亦就自然而然的覆滅了。現在我們國民革命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正在新生，而且日益加強，我們可以確認我們的新生，就正是奸匪的滅亡。（這種論證，在以前各節裡都已有着有力的根據。）現在只是期待着我們自由中國和海內外愛國同胞更能精誠團結，一致奮起，來加速朱毛奸匪的滅亡，提早我們國民革命的勝利。

同時我們更堅信侵略主義的必敗和抗俄戰爭的必勝，亦是毫無疑義的。本來暴俄本土，在其天時和地利上，過去都佔有着絕對優勢的。在天時上，俄共的國土裡，都是窮陰凝閉，型冰積雪的寒帶，其中還有一部份更是寒暑皆烈，變動甚劇的沙漠，所以在俄國本土適宜於戰爭的季節，一年還不足四個月，這是俄共在天時上特別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在地理上，更因為他在北面有北極海為其背面自然的屏障，在東面亦有白令海峽及鄂霍次克海為之環繞，在西面亦緊接着波羅的海，可說是三面環海，形成了他天然的優勝條件，惟其南方，則為內陸地帶，然亦多山岳河谷，自成藩籬，且橫跨歐亞兩洲，領土廣袤達二千一百三十萬方公里。俄共有着這種縱深與廣寬的幅度，所以他特別掌握着軍事上的守勢和持久戰爭的優勝條件。如果他的敵人由東方來進攻，則他最後可以西撤，而他對西方來進攻的敵人，亦一樣可以步步東撤，作持久消耗戰，這是暴俄在地理上極佔優越的又一條件。因為俄國在天時地利上有着他這樣的優勢，所以西方的英、法、義、荷、德、奧等國與他戰爭，到最後終是不能制勝，只有莫可奈何。所以在歷史上說，西方國家，雖然曾經有過拿破崙和威廉二世以及希特勒對他本土進攻，而且有的還佔領了他莫斯科京城的邊緣，但最後却很少能夠剋服他這種天時地利上的條件，敢對俄國一決勝負。因此俄共在一九一七年對

沙皇革命以後，對外只取守勢，所以亦能僥倖的得到一時裡的成功。但是他今日是要侵略世界，就不能不向外求取攻勢，這正是他失却了俄國天時地利上優勝的條件，又授予了反共抗俄的民主陣線一個必勝的保證。我們研究俄國以往的戰史，俄國除開在一二三七年曾為成吉思汗及其孫子拔都所征服，並攻陷莫斯科，建立「欽察汗國」，佔領至二百七十年之久，此外就很少為西方國家所降服，而且成吉思汗的擊敗俄國，還是從東面進擊，先佔領了中亞細亞，以及世界脊梁的帕米爾高原，然後再西征俄羅斯本土的。這是對俄戰爭歷史所顯示的事實，就是要懲創俄國侵略主義的野心，不是由西方可以取勝的，而乃是只有由東方進攻，才有制勝他的先例，但是俄國往昔在天時地利上憑藉的優勢，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已經為科學戰爭的嚴重性所削弱了。雖然俄共曾不斷廣植了許多的衛星國家，但是他西起波羅的海，東至阿拉斯加三千五百餘海里延畏的地帶，無一處不正面臨着空中的突擊與海上的封鎖。因此他不僅已經失去了他前此自西而東與由南而北的縱深寬廣的效用，而且俄共所一向以為「背城式」的屏障的北極海，正因為空中戰爭的發達，亦已經形成了他戰爭全局的一個正面，否則他就會面臨着附背的危運，完全失去了他以前所恃為屏障的憑藉了。總之凡屬他以往認為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的條件，就都在這個原子時代的科學戰爭中統統失去了他的優勢。其次還有他俄國內部的民族和人民更是十分複雜——在他本土以內就有着十六個加盟的集團，其中還包括了許多數目不同的「自治共和國」以及「自治省區」，在他本土以外又有着無數個衛星和附庸的國家以及強佔的領土。這些集團與附庸，當反共抗俄戰爭未發動之先，在其俄共壓制之下，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但是積怨所極，只要有着外力的應援，那就必然會倒戈相向，紛紛叛離的。而且史太林此時還在伊朗、埃及、印度、中亞細亞和東南亞許多地方，利用所謂民族主義的潮流，作為煽動挑撥的工具。可是已經被他關進鐵幕的衛星國家如波

蘭、捷克與羅馬尼亞等國，其民族主義，却已經像我們中國大陸一樣，隨時隨地正表現着他們對俄帝統治的不耐煩和群起反抗了。就連蘇俄境內如烏克蘭、烏汶別克、哈薩克、乃至史太林的故鄉喬治亞等所謂共和邦中，亦不斷的時時有暴動發生，和民族領袖被羈囚殘殺的事實。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烏克蘭人民，就曾熱烈歡迎德軍並自動的組軍，願為德軍先驅，這是他到了對外戰爭一起，對內就無法控制的一個例子。而其他之欲叛離俄共殘忍壓制的民族與人民，豈止烏克蘭一邦而已。總之由於俄共在科學戰爭的前面，既失去了他所憑藉的軍事地理的優勢，又在民族大義與民族正氣號召的前面，面臨了他所必須控制而無法控制的人心；更在自由世界明眼人的前面，又揭露了他獐惡的嘴臉和殘忍的手段，因此不論他再怎樣詭詐，再怎樣恐怖，再怎樣坐大，而他終必無法避免其覆亡的命運。這是侵略者必葬身於侵略戰爭之中，暴君必覆沒於殘暴苛政之下，而漢奸且必授首於國法制裁之前的定理，是絕無疑問的。

不過反共抗俄戰爭的必勝，並不是建築在敵人自己的崩潰上面。惟有民主國家能够警惕於俄共流毒的可怖，能够了解於這種反共抗俄態勢的形成，加緊民主陣營間的組織和團結，那才能加速這共同敵人的失敗和滅亡。

朱毛傀儡以及克里姆林宮的魔王，最後的末路 就只有這樣的一條。我們不獨確信侵略強權必敗，賣國漢奸必滅，專制獨夫必亡，而且如何去促成他們的敗亡，提早他們的覆滅，這正是我們全民族以及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反共抗俄戰爭的勝利，要靠我們大家去爭取，復國建國的成功，同樣要靠我們大家去奮鬥。也惟有我們自由中國和海內外全體同胞，能够一心一德，為爭取國民革命第三任務的勝利與成功，而犧牲一切，貢獻一切，那才能真正的獲得反共抗俄戰爭的必勝，與復國建國事業的必成。

(轉載自改造五十期)